国丝新青年：经纬交织间还原霓裳羽衣

本报记者 **付鑫鑫**

作为世界丝绸的发源地，中国以发明植桑养蚕、缫丝织绸技术闻名于世，被称为“丝国”。从原始时期的吉光片羽，到魏唐期间东西方友好交流下的异域特色，辽宋时代南北地域截然不同的风格，明清之际的吉祥纳福，以及近代以来日新月异的流行时尚，丝绸带给人们太多美好。

几千年来，中国丝绸以其独有的魅力、绚丽的色彩、浓郁的文化内涵，为中华文明谱写了灿烂篇章。同时，丝绸也催生了丝绸之路，丝绸产品及其生产技艺作为丝路上的“王者”被传播到世界各地，为东西方文明互鉴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时至今日，当您赞叹华美丝绸时，可曾想过，它来自何处？如何织就？颜值何来？又有怎样的“驻颜奇术”？传承悠远文明的丝绸文物，在历经岁月的洗礼后，又是如何得以重现昔日的光彩？日前，在中国丝绸博物馆（简称“国丝”）有一批专业小姐姐，以“国丝新青年”的身份在B站、微博和抖音等社交平台上闪亮“出道”。

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说：“以技术部主任周旸为首的10位‘国丝新青年’，或能慧眼识华章，或能巧手补霓裳，会编、织、染、绣数种技艺，会英、法、日、韩多门语言。不论是女红馆之旧技，还是实验室之新获……都是直播的内容，只为将这份美好继续传承下去、传得更久更远。”

“国丝新青年”从左到右分别为：杨寒淋、周旸、王淑娟、王冰冰、徐姗禾、钟红桑、潘安妮、孟博彦、李梦晴、李晋芳。（均中国丝绸博物馆供图）

中国丝绸魅力无限 讲好“丝绸故事”是关键

“大家一定看过《长安十二时辰》，里面的男性都身着圆领袍……这里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件唐代圆领袍，蓝色、四经绞罗为面料，细看，还有菱形的小暗纹。这件服饰圆领窄袖、两侧不开衩，下摆接襕，推测是当时汉地较高阶层人士穿着，很有可能是官服。唐代官员品级与服色相关，三品以上穿紫色，五品以上穿红色，七品以上穿绿色，九品以上穿青色。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中有‘江州司马青衫湿’，我们也可从这件圆领袍中领略一二。”

在前不久的一场直播中，“国丝新青年”钟红桑介绍道：在唐代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——当时的女孩子很喜欢从男人的衣柜拿衣服穿，还会头戴幞头做整个男性装扮，英姿飒爽，骑马游走在长安街头。

“国丝新青年”、讲解员李梦晴向记者详细讲述了黄帝元妃嫘祖始蚕的传说——“元妃西陵氏，曰嫘祖。以其始蚕，故又祀先蚕”。而在嫘祖之前，黄帝则被视为养蚕的发明人。北齐时，京城郊外就建有先蚕坛，谷雨后的吉日，朝廷派公卿“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。”

其实，无论是晋代干宝《搜神记》中的马头娘，还是南宋罗泌《路史》所载嫘祖始蚕，史载都晚于现实。从现有遗存看，中国最早出现的丝质品，距今已有5630年。

中国丝绸博物馆有件展品陶瓮，出土于河南荥阳青台村遗址，为新石器时代葬具。陶瓮是W164瓮棺葬具的下半部分，出土时内葬一婴幼儿，其头骨与肢骨上粘附有灰白色炭化物，已呈多层胶结块状，经鉴定均为丝质，有平纹和罗纹两种类型。

钟红桑说，我国古代有“布以养生、帛以送死”的传统。在先民们看来，蚕的一生非常神圣，由卵到蚕，作茧成蛹，破茧而出，羽化成蛾，与天地生死相关。于是，古人认定，用蚕丝做成的丝织品具有通天地的神奇功能。因此，人死后灵魂想要升天，就必须用丝织品或丝绵把身体包裹起来，形成人工的“茧子”。“青台遗址中出土的丝质文物，表明5000多年前，黄河流域的先民就开始利用蚕桑。”

在“国丝”技术部副主任王淑娟看来，众多展品中，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锦堪称一绝，原件出土于新疆尼雅遗址，为国家一级文物，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。织锦长18.5厘米，宽12.5厘米，边上用白绢镶边，两个长边上各缝缀3条长约21厘米、宽1.5厘米的白色绢带。“我们的专家团队在查阅资料、比对研究海内外相关出土文物后，才最终确定图案，并将文字还原为‘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’。而且，制作复制品使用的织机，是以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汉代提花机模型复原而来，真正做到了汉机织汉锦。”

疫情期间，“国丝新青年”、手工达人王冰冰推出的“一技”特辑在B站上颇受关注，“棕板织：用卡片织出花带手链”等VLOG浏览量近10万。身为“国丝”传习馆的专职老师，她觉得，尽管女红不再为现代女性所特有，但对手工爱好者来说，最美好的事情，莫过于让原本平凡无奇的材料在手与纤维的缠绕中得到永恒与延续。

上：修复师对古代衣物进行修复。

中：南宋网红单品——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修复前后对比。

下：敦煌莫高窟出土的袍子修复前后对比。

制图：邢千里

丝有纹绸有形 潜心研究还原一针一线

对确定形制的文物，修复师还算有方向，可如果文物是一堆碎布头，怎么办？2013年，王淑娟就接到了这样一个棘手的任务——莫高窟出土的一堆碎布片，有红色和黄色的丝绸、本色的粗棉布和细棉布，以及漂亮的织锦，形状各异，共有20片之多！

当时，馆长赵丰推断说，这些残片可能是件袍子。然而，要分辨出每块碎片分别属于袍子的哪个位置如大海捞针，而且3个月后，袍子还要用于“千缕百衲——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”展览。

为了解袍子形制，王淑娟查阅同时代相关服饰资料，并仔细观察每块残片。从织物特征到缝纫工艺，从折边到缝线，从破损状态到污染情况，甚至不放过一个极小的线头……即使像福尔摩斯探案般不疏漏一个细节，但仍无法确定袍子的款式。直到有一天，盯着一块红色绫织物边上的折痕看了半晌，她灵光乍现：袍子有可能是上下两截式，折痕正是腰间的打褶！她兴奋地叫来了经验更为丰富的楼淑琦老师，与之讨论，形制终于敲定，推断没错。

事后，王淑娟总结，修复以研究为基础，研究为修复提供技术支撑，二者须得有机结合。

甘肃花海毕家滩五凉墓地出土的一条断腿裤，裆部有一个立体的角。最初，没人知道它是灯笼裤，因为裤脚肥大，非汉族制品。后来，楼淑琦告诉团队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过一条灯笼裤，年代与之接近，同为公元三四世纪，故推断五凉出土的裤子也是灯笼裤。

“确定形制要有证据，不能凭空臆断。馆里有顶帽子，讨论到现在也没定论，就一直没动，原样清理、整形、保存，等将来有线索再修。”王淑娟坦言，丝织纺品修复必须要精确到一针一线。如果绣线还在织物上，修复师就按照针孔、褶子等痕迹，恢复到位。线头破损，一般只做归位处理。“修复是精细活。文物整形用的都是纯水，不能用含金属离子的自来水，怕破坏材质。”

最近，以主任周旸为首的技术团队修复完成一床慈禧的被子，出土于河北遵化菩陀峪定东陵。被子由明黄缎捻金织成，2.8米见方，上有陀罗尼经文，2.5万个汉字。

王淑娟描述道，被子此前做过装裱，局部有扭曲变形。修复师把被子从裱褙上拆下后，有糨糊留在被面，但被子本身不能下水，只能一点点、慢慢清除糨糊。相比丝线，金线更脆，下手轻不得、重不得。好不容易把糨糊清得差不多了，还要整形。被面是一块9平方米左右的独幅织金锦，为此，修复师特意到服装市场寻找厂家订制一块缎质面料，并从纺织厂请到老师傅“出山”，按以前的技法染整。用新面料做成的衬底与被子经平纬直地对齐，真正的修复才算开始。

“你不知道，被子体量太大了，修复师要么趴在桌上，要么跪在桌面……各种姿势动作都有，而且，10多个修复师轮番上阵，加班加点，花了3个多月才搞定。”她长吁一口气之后笑着说，“如今，想要完全‘拷贝不走样’沿袭古代织造技术太难了。以织锦为例，其间有几组经线、几组纬线、几种颜色都需一一甄别。好比数学的排列组合，经线纬线交织也可产生不同的花纹图案。唐代流行的陵阳公样颇具中国特色，大致有三个类型：第一种是组合环，有双联珠、花瓣联珠、卷草联珠等；第二种是卷草环；第三种是花蕾；花样千变万化，异常繁复。”

对此，王冰冰也十分赞同，“我觉得，丝绸纺织就像编程。想要哪种纹样，都得精心设计经线纬线的走势，后续还要不断修复漏洞。当然，这也是丝绸织品的魅力所在。”如今，王冰冰担任了两类课程的老师，一是面向少年儿童的普及班，二是面向普通成人的兴趣班。“普及班是对少年儿童进行女红知识普及，这种人数最多，尤其暑期，天天爆满。兴趣班定在周六，半个月一次课，讲3个小时，每次10–15人，网上预约当天放出来就报完了。”她补充说，国丝还有专门面向纺织服饰和手工艺从业者的研习班，一次15人，一年4次，每次5天，请来授课的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艺术家。

去年8月，李梦晴参加了“江南丝旅——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研学行”。她颇有感触地说：“以前，我对丝绸的生产加工比较陌生。研学时，我们观摩了云锦、宋锦、杭罗、缂丝、绫绢、苏绣等非遗技艺。那时候，我就想，非遗传承人这么少，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这么宝贵，一旦失传该是多么巨大的损失！所以，我们‘国丝新青年’一直希望，有更多年轻人认识、了解蚕桑丝织技艺，一起去发现它的伟大之处，吸引更多的人去传承它。”

这一阵，受疫情影响，王淑娟手头的活更多了，人手却没增加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七世孙赵伯澐墓中，清理出70多件丝绸文物，亟待修复。

“赵伯澐墓未被盗掘，但南方多雨，墓葬环境潮湿，很多文物都泡在棺液里，日久经年。”王淑娟郑重地说，“尤其南方喜好纱、罗、绫、绢等轻薄衣料、袖子很长、体量较大，我们正在修复的是墓主人身上的8件衣服、8条裤子，还有鞋、袜、方巾等等……自己喜欢的事，被鞭子催着干，也是开心的吧！有更多人加入的话，就更开心了。”

绫罗绸缎种类繁杂，“修旧如旧”离不开现代高科技

南宋就有网红单品？

有！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，出自“南宋一姐”福州黄昇墓。

“黄昇的个人经历跟之前的热播剧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女主角明兰类似，小时候母亲去世，自幼长在祖母膝下。祖母通晓诗文，把黄昇教养得非常好，墓志铭赞她‘婉婉有仪，柔淑之声闻于闾井’，意思是说她聪明漂亮，街坊邻居都夸好。”直播中，谈到黄昇时，钟红桑娓娓道来，“黄昇长到16岁，嫁给皇室宗亲赵与骏……很可惜，黄昇刚嫁过去一年，17岁就香消玉殒，但她的陪葬品非常丰富，其中，仅丝织品一项就多达354件，囊括了当时所有的高级织物，绫、罗、绢、缎等等应有尽有，单衣就是其中一件。”

罗，织造极为复杂，在魏晋时期出土极少。到了唐代，罗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，在生活中的使用也越来越广，特别是用作衫或袍。薛能在《舞曲歌辞》中写道：“楼台新邸第，歌舞小婵娟。急破催摇曳，罗衫半脱肩”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开篇所述蓝色菱纹圆领袍也是一件罗袍，征自青海民间。在历代服装中，保存如此完好的罗袍仅此一件，“别无分号”。

到了宋代，罗非常流行，有“薄罗衫子薄罗裙”之说。宋代审美追求简约、含蓄、内敛，因此，单衣的装饰仅限领子、襟子，但其工艺奢华程度丝毫不减，用到了印金、彩绘，其上绘制的缠枝菊花，则有高洁、淡雅、美好的寓意。

钟红桑说：“单衣上没有纽扣、也没有系带，推测它可能像今天的开衫一样，可以套穿，也可以扎到裙子里面穿。想必，黄昇当年是位心有巧思的时尚达人。”

王淑娟告诉记者，这件单衣出土时肩部、腰部破损严重，它之所以重焕光彩，是因为用上了现代高科技——丝蛋白加固，以及绉丝纱针线缝合。

“黄昇单衣的修复难度非常大，面料轻薄，又有熨金、彩绘花纹。我们第一次连碰都不敢碰，就怕一用力，料子就碎了，灰飞烟灭。”王淑娟回忆道，团队讨论了很多修复方案，最终决定采用丝蛋白加固技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丝蛋白液喷到文物表面，将内部仍连在一起的丝纤维肽链用同样的成分做“接枝”，提升织物牢度。

如果把丝蛋白技术比作系统“搭桥”的话，那么，绉丝纱针线缝合就类似“贴膜”。绉丝纱是“国丝”和浙江理工大学联合开发的轻薄丝织品，可在修复中用作文物底衬、垫衬，也可作为表面的覆盖材料，保持文物原有的通透性，并加固文物。

“绉丝纱如同保护膜，不仔细分辨，肉眼几不可见。黄昇单衣太薄，我们为此做了里外两层缝合，有点像三明治，上下都是绉丝纱，中间是单衣。”王淑娟说，单衣修复主要由楼淑琦、王晓斐两位同事完成，“单衣修复难在湿度把握。一方面，用丝蛋白加固需要喷湿文物，并加以整形；另一方面，薄料整形又不能太湿，否则，湿气太重会破坏文物，整形也会更难。所幸，楼老师和王晓斐两位驾轻就熟，拿捏到位，才修好了这件时尚单品。”

犹记得，第一次见识到绉丝纱的魅力，王淑娟才刚入行没多久。

绍兴有件清代将军软甲传世，材质复杂。“软甲面料是藏青色缎子，缎子下面还有一层麻布、一层纸，里料是丝绸，4层织物用铜钉钉在一起。”王淑娟说，最初的想法是把铜钉像图钉那般一颗颗卸下来，后来发现不行。铜钉钉尾打折、卡在里料上，一旦掰直钉尾，被折的部分立即断裂，更别提将来把钉尾折回去固定衣料。“最后确定的修复方案就是将绉丝纱缝在缎面上。受铜钉排列局限，缝纱都是以三四厘米见方为单位缓慢推进。”

十余名修复师轮番上阵，加班加点，花了3个多月总算将慈禧的金被修复完毕。